



# 叶梦得: 漕运无为军, 赋诗濡须关

何章宝

南宋时期,著名词人、政治家叶梦得(1077—1148)曾在无为军任职,《无为州志》记载他“以江东安抚使,兼知无为军漕台事”。

叶梦得,字少蕴,苏州吴县人。他出身名门,四世祖叶参为咸平四年进士,官至广禄卿;叔祖父叶清臣为北宋名臣,翰林学士;父亲叶助任达州司理参军,封太师魏国公;母亲晁氏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的妹妹,因为这层关系,陆游(其母是晁冲之的姐姐,与叶梦得母亲是堂姊妹)成为他的表弟。他的出生富有色彩,据说当年,叶助和妻子晁氏去祖先的祠堂祭拜,回来后晁氏梦见一条龙盘在宅中的梁上,不久怀孕生下了一个儿子,所以取名“梦得”。

他从小就爱好学习,知识丰富,颇具才名。对前人的言行故事很有兴趣,谈起来滔滔不绝。绍兴四年(1097)中进士,授官丹徒尉。入京后得到当权丞相蔡京的器重和推荐,累迁翰林学士。高宗建炎二年(1128),授户部尚书,建炎三年二月升为尚书左丞,十四日罢职;绍兴元年(1131)九月起用为江南东路安抚使,兼任寿春等六州宣抚使,半年后再次罢职。绍兴八年(1138),任命为江东安抚制置使兼知建康府、行宫留守。绍兴十二年(1142)担任福州知州。晚年隐居家乡湖州卞山石林谷,号石林居士,以读书吟咏自乐。所著诗文集多以石林为名,如《石林燕语》、《石林词》、《石林诗话》等。绍兴十八年卒,年七十二。

在文学上,他是两宋之交的重要

衔接,承接苏轼,开南宋词风豪放之先声。在政治上,他多次担任要职,表现十分活跃,其所任皆有佳绩。他的事迹材料很丰富,本文仅选取他与无为军有关的人和事对这位名宦作简要介绍。

**招收兵马强化沿江驻防。**建康屯重兵以来,每年需要八百万缗钱、八百万斛米,一般很难保证供应。叶梦得在两次任江东安抚使兼四路漕记(包括兼无为军漕台)时,将管理前线给饷事务等,处理得井井有条,前线军用从来没有发生过匮乏现象,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有效的后勤保障,使前线各军队没有后顾之忧,得以全力以赴地抗金御敌。南宋初年的江东安抚使,其主要任务就是招收南下或者溃散的部队,同时总督沿江布防。当金军渡过淮南入入侵时,叶梦得团结沿江数万军民,在重要关口严密防守。当初金军乘夜渡河,叶梦得曾率领军民渡河,绍兴三年,叶梦得在瓜埠一带设立了灯塔,昼夜通明,金军再也没有能够偷渡过河。绍兴十一年(1141),金将宗弼、郾城率领精锐骑兵企图偷渡瓜埠,叶梦得安排儿子叶榘领兵千人防守瓜埠渡要津,金军急切不能过,铩羽而归。

叶梦得在《闻元术将过淮再遣晁公昂观师》这首诗中,不仅写了强化防御的情况,还很自然地将为军的濡须写了进去,表达了必胜的信念。诗是这样的:“狂首屡惯骑长驱,未省新军有被庐。快勿勿辞金蚕落,先声破敌浮图。迥官尔自疲千里,飞将吾宁较一夫。试向八公山上望,当关

何用守濡须。”晁公昂是晁补之的侄子、叶梦得的表弟,当时在叶梦得军中担任主帅属官。金军南侵,叶梦得派遣晁公昂紧急巡视沿江防备情况。诗的大意是:猖狂的敌人屡次惯用长驱直入的战法,它不知道我们的军队有了革新的被庐之法;请你饮完这杯酒放下酒杯不辞辛苦,我们必须先声夺人破掉敌军的拐子马。你为了国事自然千里奔波,我飞马向前守可与敌将决一胜负;请看八公山上我们严阵以待,把守了险关何须防守濡须渡口!

**樛桑之战发挥重要作用。**绍兴十一年(1141)正月,窥伺已久、准备充分的金军越过淝水,攻占寿春、庐州,随即继续南下,侵入无为军、和州境内。金军攻占庐州后,淮西宣抚使张俊还在建康,叶梦得见张俊,请他迅速出兵。张俊迟疑不决,再探敌情。叶梦得说:“敌军已经过了含山县,万一和州被敌军占领,长江就保不住了。”张俊遂令各路大军出发。大将王德在采石渡江,进入和州,并相继收复了含山县、巢县、全椒县和昭关等地。金军退到巢县西北的柘皋,认为此地一马平川,便于发挥自己骑兵优势,便将数万骑兵布置在这里,分为左、右两翼,以待宋军前来进攻。

当时正面迎敌的主力有张俊8万人、杨沂中3万人、刘锜2万人。战争的部署是张、杨、刘合力正面进攻,韩世忠从侧面攻打,岳飞则绕到金军后方。双方在柘皋展开激战,杨沂中轻敌冒进,首先遇挫。王德继之指挥将士集中力量去攻击敌军的右翼,带领

步兵挥舞长柄大斧突入敌阵,如墙而进,大破金兵拐子马。经过一番鏖战,金军大败,死伤万余人,宋军仅失将士900余人。宋军乘胜收复庐州,金军被迫撤退到寿县东南。叶梦得及时而有力的督战,对解除金军侵占无为军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之道呈书代作谢表。**绍兴元年(1131),王之道接到叶梦得召见的书信,十分高兴,即刻写了一封回信《上宣抚大使叶少蕴观文书》,表达了盼望见到叶梦得的喜悦之情,同时也抱有一点担心,说自己性格太直,在率领乡人遵守胡避山的时候,凡是有利于百姓的,往往以死相争,得罪了商人和大户;虽然知道叶梦得明察自己,很同情并有举荐之意,但还是担心有很多人非议自己。此信将叶梦得比喻成名山大川,自己高山仰止。信的结尾委婉地希望得到叶梦得任用。

叶梦得确实任用了王之道,他绍兴元年十一月初二到建康,次年三月初七被罢免,而在这期间,王之道代他作了一篇谢表《代叶少蕴左丞谢建康府安抚并庐寿宣抚使表》。宋代官员任新职,上表谢恩属于例行公事,王之道是作为他的机要秘书代行此事的。或者可以推测,王之道短时间里做过叶梦得的幕僚。

**米芾拜石出自《石林燕语》。**叶梦得比米芾小26岁,他在《石林燕语》中最早记述了米芾拜石的故事:米芾知无为军时,初到官衙,见立石奇丑,石状峥嵘,甚喜,口称“石丈”,穿朝服持笏拜拜。这个故事广为流传,其真实性毋庸置疑,与叶梦得能够近时空接触米芾不无关系。



## 大山深处有人家

季潘斌 摄

## 饱满的幸福

王宏亮

网上刷到一个视频:某小区封控了多日,人们无聊的厉害,一个男人,伏在窗前,看着外面的春色,脚底直痒痒。突然,他打开窗子,伸长脖颈,像猿猴那样长鸣三声,本以为是发泄内心压抑情绪的糙汉之举,不料,一声激起千层浪,左邻右舍,狼嚎婉转,不绝于耳,看得我,不禁“咯咯”笑出声来,套用林志炫的歌词,无聊的人那么多,又何止男人一个。

上网浏览的时候,儿子突然很烦躁的跟我说,“太想开学了,都快憋出火眼金睛了。”的确,师生互动的校园更适合孩子们的学习。一个人独自面对屏幕,靠短暂的图像和声音得来的知识,总没有面传身授来得深刻。难怪小孩子听着听着,就打起瞌睡,难怪陪读妈妈,气得崩溃大哭。我安慰他说,“其实,大家都不容易,只不过很多人藏在心里。黑暗会让人咬牙切齿,光明却会让人热泪盈眶。”

很喜欢一句文案:“你出不了的门,是多少人回不去的家。”跟那些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相比,跟那些被病毒侵袭的人相比,我们的无聊是多么奢侈的事情。

台湾作家张晓风在《我在》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她小学三年级,偶然生病,不能去上学,于是抱膝坐在床上,望着窗外寂寂青山、迟迟春日,心里涌起一份巨大幽怨的凄凉。当时因为小,她无法对自己说清楚那番因为,但那份痛,却是刻骨铭心。她说,“为什么痛呢?直到后来才懂,只因你知道,你的好朋友都在那里,而你偏不在,于是你痴痴地想,他们此刻在操场上追逐打闹吗?他们在教室里挨骂吗?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啊?不管是好是歹,我想跟他们在一起啊!一起挨骂挨打都是好的啊!于是,开始喜欢点名,大清早,大家都坐得好好的,小脸还没有开始红,小手还没有汗湿,老师说:“×××”“在!”正经而清脆,仿佛不是回答老师,而是回答宇宙乾坤,告诉天地,告诉历史,说,有一个孩子在“在”这里。回答“在”字,对我而言总是一种饱满的幸福。”

“在”,就是一种饱满的幸福。人,真是到了失去自由的时候才明白,什么功名利禄都可放下,重要的不过是身体健康,灯火阑珊,柴米油盐,并对着寻常日子,一遍遍默念着“我在。”

“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常想起儿时的深秋,阳光澄澈,碧空高远,母亲猫腰挥舞着镰刀,在手臂的闪转起落间,一棵棵绿油油的大白菜,就悠悠地躺倒在黑色的土地上,躺倒在它们酣畅的睡梦里。

砍倒的白菜一部分储存在父亲挖制的菜窖里,一部分腌制成酸菜。酸菜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饭桌上的主角,伴随着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干瘪枯涩而又丰盛饱满的日子。岁月蹉跎,时至今日,物质丰富到无所不在,儿时得到的蔬菜,唾手可得,人们无需再刻意储存青菜,可是酸菜却恍若冬日里的灵魂,始终跟着节气的脚步站在心灵的一隅里,藏在温暖的细节中。

腌酸菜的工具有大缸和压缸石。大缸容积大,装得多。连同一起装下的还有我们对五花肉炖酸菜、酸辣汤、酸菜炖粉条等馋涎的欲望。所谓压缸石就是一块形状比较规整的大石头,被牢牢安放在蓄满白菜的大缸上面,也安放着我们翘首的等待。

每每腌菜前,母亲总是先把白菜仔细修理一番,砍去老根,削去黄叶,被打理得白白净净的白菜刚洗过澡的孩子,整整齐齐地站在院子里,似乎在等着让太阳的光辉风干它们的水分,让星辰的光芒褪去它们深情的颜色。

父亲抱回一捆捆的柴禾,填旺灶里的火。火光映红了北墙,也映红了父亲的脸。灶间火星四溅,锅里沸水

## 酸菜余味长

史春培

冒响。母亲把一棵棵白菜顺着锅沿滑向锅里,白菜瞬间软下来,飘出甜丝丝的气味,它们在狭仄的厨房里荡漾,氤氲,萦绕出暖暖的思绪。我问父亲水都沸了干嘛还添火。父亲告诉我“添火跟过日子一样,不能松劲。人这一生不容易,无论何时,都要蓄好灶里的柴,煽旺心里的火”。这记忆里鲜活场景,像一滴沸水,溅落到我的生命里。

母亲刷缸时特别卖力,清洗了一遍又一遍。她边刷边念叨“倏忽一时,贻误一冬”可得仔细点。等把大缸彻底刷净后,母亲就开始往缸里摆白菜。她摆一层白菜,撒一层盐。摆到三四层时,就在我脚上套一个干净的塑料袋,让我站在缸里用力踩,我喜欢那“嘎吱嘎吱”的声音,清脆入耳,响得我脚下似乎生了风,越踩越快,直到那“嘎吱嘎吱”的白菜声和我“咯咯咯”的笑声缠绕在一起,直到我笑得直不起腰来,母亲才嗔怪着把我从缸里拎出来,点着我的脑门说:“笑个啥?口水都滴到缸里了!”继而自己也跟着笑了。在循环往复的笑声里,白菜渐渐超过缸沿,最后父亲搬来压缸石,添满水,一缸酸菜就腌完了。后来才知道,缸若刷不静,腌制的白菜容易烂掉。看来母亲真的用心,因为我从没见过一棵烂酸菜。

整个冬天,酸菜缸站在角落里,安静安帖。阳光照上去,轻抚它的面颊;月光洒进来,轻吻它的脸庞。在时间

的静默中,乳酸菌慢慢发酵,醇厚绵长,有了淡淡的酸味。这酸味由清淡到浓郁,酸得冲鼻,酸得勾魂,酸得彻底。它的周身也由晶莹的白玉色变化成了发酵后的淡黄色。酸菜腌成了,冬也深了,年关愈近了。酸菜时常在梦里让我口齿生津,那是匮乏年代里多么朴素而又美好的情境啊!

我最爱吃酸菜芯,母亲切酸菜时,我就眼巴巴地站在菜板旁守着,盯着她切到里面白嫩鲜亮的芯部时,我会用力摇晃母亲的胳膊,央求她把菜板的那部分切下来,然后如获至宝地捧在手里,一片片撕下来蘸着白糖吃,那酸甜入口的感觉,真的是一辈子都难忘的记忆。

当冬天站稳了脚跟,冰封大地,人们开始杀年猪,随之而来的有一道滋味浓郁的菜——杀猪菜。五花肉、血肠、血肠、酸菜等地在一起,雾气缭绕,热闹非凡。猪肉和酸菜像遇到了知己,都把自己最好的送彼此,在给予与接纳中,猪肉肥而不腻,酸菜滑而不硬。一份五花肉,一盘血肠,一碗酸菜,一缸散白酒,一盆高粱米饭,一桌抡圆了筷子的人,一年里最酣畅痛快的佳肴,一家人乃至一族人自己的盛大节日。

酸菜是每个东北人的念想,是无数城市角落里的回眸。酸菜里含着一生的温暖,藏着一世的思念。人走得再远,心里的酸菜都会一直回味着,不曾散去,也不会散去。



# 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高玉霞

又到一年七夕节,想起自生病以来诸多与爱人相处的往事,不由得泪眼婆娑。我与先生最温润的时光,竟然都是在奔波中度过,平淡的生活中,爱与温暖,原来如此简单又如此绵长。

回想起来,我常常在黄昏的院子里,做些琐碎的家事,诸如挑中药,就是在一大堆草药堆里挑出白芷,一种形如桃的中药。这味药按照医生的叮嘱,需要熬过一遍水后,另外加在药炉中的,可抓药的太太太手慌,全都大把搬进袋子里去了。白天忙碌了一天,晚上只好从容坐下,细细挑拣。

“这个是白芷哦!”我一边挑拣,一边细细地捏起来打量。风籁吹过一株株的海棠树,那点凉意,让微热的暑气散尽。他搬来药炉子,把中药一层层铺好,又添了水,一边挥着蒲扇,一边熬了起来。自我因病手术后,我们就开始和中药打交道,很多中药我俩都知道,诸如狗脊,像狗皮还长有黄毛,更有莪术,花开如百合,根却如同马铃薯。

有一次饭后,我与先生在河堤散步,忆起一味珍贵草药,我说金蝉子。他停下脚步,很是狐疑,“怎么会是‘金蝉子’,那不是唐僧转世吗?”我也开始怀疑起来,对哦!河边有水汽扑面而来,我俩站在被彩灯点缀得格外璀璨的河堤旁,掏出手机查看,最后得知是金蝉花,不由得相视大笑起来。行人匆匆,城市繁华,我们只不过是寻常的一对夫妻,当岁月遭遇寒凉,我们唯有将十指扣得更紧,肩膀贴得更近,才有了向前的动力!

为了术后的康复,他每天都陪我爬山,时间久了,我们更是知道山中很多中草药,诸如益母草、杜仲、飞廉、车前草、地榆、藜香等

等。有时候,我与他在山野中,他忽然识出是我所服用的一味药,就兴致勃勃地打量一番,暮色笼罩了远方起伏的山峦,他一起身,我看着他眉眼里的笑,就有一种无比踏实幸福的感觉。

更有一次,我的药快喝完了,他计算着日期去省城抓药,也在网上预约了专家来诊脉,偏到了快出发时专家出去开会,停诊了。眼看着药要停了,我们着急也是无用。可是,到了第二周,又停诊了,这时家里的药就彻底底停了,没有药,那一周,我过得格外艰难,首先胃感觉异常不适,再就是乏力虚汗不止,而晚间又难以入睡。他看着心里着急,整夜整夜地失眠。终于等到医生出诊了,为了不让我在路上颠簸,他计算着坐高铁和自己开车的费用,最后还是选择自己开车。等回来的路上,大雨滂沱,高速路上雨如瓢泼瓦灌似的,天地昏暗,混沌一片,他紧紧地握着方向盘,不敢有一丝毫的懈怠。

一天行程八百公里,他与我,在这人生的路上颠簸。

回想结婚二十年间,他没有说过甜言蜜语,我们也没有海誓山盟,可偏在天凉时,他会给我做糖炒栗子,去早市买回来,又用糖炒过烤箱烤好,就等着收获我醒来看到的欢喜;也会在厨房一边颠着大勺,忙着煎炒烹炸,一边看着我一件件拆包裹,试穿新买的衣服,还要对我道一声:“好。”

每当过七夕节,他总是说不知道送我什么,可是,想一想,又需要送什么呢?因为有他,庭前花开花落,才总是诗月;因为有他,我才能在寒凉的岁月里,遇上那简单单纯的诗意。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慢慢走来,慢慢变老,我想,这就是幸福的真谛吧!



## 夏日风徐徐

吴欢

在办公室开了一天会,头昏脑胀的,下班实在不想再坐公交坐地铁坐出租车这类交通工具回家了,封闭的空间只会徒增烦闷。公司离家虽说有一段距离,但穿过一个很大的公园,于是决定走回去吧,可能有点累,但正值初夏,景色怡人清风徐徐,或许大自然会治愈疲惫的身心。

走路的开始一定是兴奋的,先是穿过熙熙攘攘的下班人群,见到认识的熟人打个招呼说个再见,碰到不认识的气质美女可以不经意似的多看两眼,在心里默默欣赏人家的好看再学习下人家的穿搭。接下来就是穿过一个拥堵的大十字路口,和一大群素不相识的人统一看着红绿灯上一闪一闪的数字,都佯装不在乎、不着急,却在红灯倒计时个位数到来的时候统一开始身子倾斜,脚伸出来动一下,个个跃跃欲试。3,2,1,0,咻,一群人大大步向前,向前。

穿过第一个大的十字路口,便步入小路,乌压压的人群已经在四面八方疏散开来,这时脚步放慢就变得自然。人少的时候美景便映入眼帘,姹紫嫣红处树影也婆娑,不用抬头不用驻足,硕大多头的月季开了一路,美的不忍赞叹,怕言语措辞惊扰花容。迎面而来的徐徐微风可是真妙啊,风轻轻一吹,花香跟着摇曳,散落的余香夹杂着青草香、树叶香、夕阳残香,闭眼间,这可是夏天多么朴素而又美好的情境啊!

初夏没有燥热,温度适中,风又轻柔,走着走着心很容易静下来,一切神清气爽,这些却是平日依赖于公交出租车这类交通工具的我们

所不能感受到的,趁下班周日适时走几步或者慢悠悠的骑着自行车感受大自然显得弥足珍贵。夏天白昼拉长,时间为我们腾出时间,赶路步履不停却希望大家都能别那么赶。

走走吧,如果你曾因忙碌因慵懒错过了感受春天,那你一定不要错过夏天。



## 流金溢彩

盛近 摄